

农历里的白于山

霍竹山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榆林市作家协会重点推荐项目

农 历 里 的 白 于 山

霍竹山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历里的白于山 / 霍竹山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27-06486-2

I. ①农… II. ①霍…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690号

农历里的白于山

霍竹山 著

责任编辑 赵学佳 贾莉
封面设计 党静
责任印制 肖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3238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6.7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486-2/I · 1683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龙 云

早就酝酿要出一套丛书。丛书，显示一种阵容，她是一个个的个体凝聚，聚集起来就是一种群体的力量。

这个群体是榆林市作家协会。

毫不夸张地说，榆林的文学高原已经在沙漠上高高隆起。早多年前，就有同志提出，沙漠文化绝不是文化沙漠。文学这种非机器化生产非复制性操作的先天禀赋，更多的时候却独钟于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另类的群体。这套丛书就是这种不等式的一次精准实力展示的盛装出演。榆林作家群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每年光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就在百篇首以上，有的还开了专门的研讨会，一些全国的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现象——榆林或陕北现象，也曾试图着将此现象和陕西文学合谋计划着第二次“陕军东征”。是的，榆林文学是该到了更进一步展示实力的时候了。这次结集出版，就是以集体形式的定格亮相，她不是一个人，也不

序

是单一的某一种文学样式，她就是一个群体，一种集体的合力一种团队的呈现。

综观他们的题材范围，除了一部分游记，视野都没走出陕北。不是他们不愿走出，是这块土地已经足够让他们纵横驰骋左冲右突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书写的界面有多大，而在于它潜藏的思想厚度和开发的技术含量。从文学的角度看，陕北够博大了，这里的沙粒是毛乌素沙漠腹地孕育出的嫡生长子，这里的黄河是最具母亲河浑黄奔突咆哮的晋陕峡谷，这里的长城是最具黄土沙漠平常状态的有明一代的典型地段，这里的信天游是陕北核心腹地一嗓子能穿透几座山梁的真正拦羊嗓子回牛声，这里的黄土高坡是种植小米南瓜养育了十三年窑洞战士走向全国胜利的昊天福地，这里的人种是塞上边关长期拉锯逐渐固定下来的吕布后裔绥德汉子和多民族融合孕育的貂蝉衣袂米脂婆姨……这些已经足够了，这些虬状的老根足以养育一代数代几十代作家，这些硕盘的乳汁，足以孕育先前现在未来的文学巨匠和新秀……当然，这仅指是一种物理上的时空界域，真正写作的精神指向是榆林陕北西北以至……也可以这样说，是榆林土地生长了榆林文学，是榆林文学选择了榆林作家，是榆林作家书写成就了榆林文学。

这些集子中，既有雄浑朴拙信天游传统基因承继下的“大漠孤烟直”的凝重苍凉，也有圆润细密肇源于吴越之地“榆林小曲”历史朗照下“小桥流水”

的清冽潺湲，既有对这块土地秦直道汉匈奴杨家将李自成等过往历史的“反刍”，也有神府煤田佳子盐田三边油气田资源开发暴富后人与土地纠缠一起的裂变和创痛，更有对这块土地未来的文化增量和资源枯竭后的反思与叩问。写这些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括”了进去，跳站在历史和现代的脉搏上载浮载沉。

这些作者中，既有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合作化时期的鼎宿擘将，生活的丰富和阅历的积累使他们的作品沉淀着气定神闲的臻达实崎；也有六零七零后的盛年健将，他们精神饱满志气昂扬，呈现出的是金声玉振磅礴豪迈的雄浑鼎运；更有八零甚至九零后的新锐先锋，他们亦如春初新韭，绽放出的是激情射远葱茏向上的气象峥嵘。他们多半是男性，自然赤诚锐利，汪洋恣肆，洋溢着陕北汉子有如白于山般的铮铮撼动力；她们少一半是女性，自然明心见性，飘逸涵泳，昂奋着塞外女子亦如无定河般的勃勃生命力。

每个作家都是个体，都溢散着自己的风格个性，但我们不妨宏观地扫描，就会发现这套丛书的整体质格，他们没有“屌丝”般追踪当下文坛的眼花缭乱技术呈现，而是沉静从容地在作深层次勘探思考。他们看到了柳青在各种外界诱惑各种头衔叠加时却从北京回到了皇甫村定心专意地和“梁生宝”一起相跟着去买稻种，他们记住了路遥在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新潮纷至时依然对现实主义的一如既往。他们

的坚守是对这块土地深思熟虑后的清醒执著，他们的放弃是对历史当代未来文学扫视后的理性选择。

这套丛书里的作品，不敢说篇篇或部部都是精品，但挑出任何一部，总有那么一篇或几篇毫不逊色于我们现在被评奖或被鼎举的作品。就是这套丛书里的一些篇什在当初被大刊物推出时，很多编辑甚至误读了他们的籍贯，一些评论家不得不遗憾地错位“回头率”，不相信陕北这块土硃地瘠的偏僻地域会生长出如此豪迈纯粹而又不乏敦厚写实的时代性作品来。但事实是，他们就是陕北的，还是榆林的。他们还曾坚定地判断：这块土地还将走出像柳青路遥那样的卓然大家。当然，也有一些说法和担心，说这里的沙尘暴或多或少地会给这些作品涂上拂不去的尘埃，说这里的经济过度膨胀或多或少地会让金钱俘虏强暴了文学……时间，会让一切遮蔽的误读回归本真，会让一切偏离的目光在位移的途中矫正焦距。

未见书稿之前，我们曾策划议定这套丛书不超十本。书稿收讫，左挑右剔，她们总会以不同的角度闪耀不同的光芒拨动着评委的某根艺术神经。结果，就成了现在翻了一倍还挂一丁的数量。多就多吧，多了更显阵容的气势和宏壮。就这，还有许多集子被搁置而未能收纂，更有一些或因未能赶上或因刚出过集子或因未有时间收汇成册，而谦让地将这权利让位给那些更年轻更需要资助的作者。

陕北是一块艺术的土地，这块土地曾让多少艺术家淹没其中，然后浮出水面。就连一代伟人毛泽

东也被这块土地艺术地浸淫，发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艺术化声音。之后，还有丁玲、贺敬之等等一批陕北作家。真正从这块土地中心泛出泉水的是柳青、路遥，他们操着这块土地的语言，复述着这块土地的故事，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从精神上脱离这块土地……这套丛书是这种文学的承继也是这种声音的赓延，他们中的一些人若干年后很有可能就是第二个柳青第三个路遥。唯如此，才是我们的切望和期许。

2016年3月5日

于九一斋

（龙云，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榆林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诗歌史的活化石

黄 钺

黄土高原，苍莽起伏，恢宏沉郁，但颜色单调，山连着山，坡连着坡，沟、渠、梁、峁、坡、湾。不远处的黄河，即像一条黄浊浊的泥龙，沉闷着翻滚腾挪，恣肆着弯曲随意……这是我一个岭南人对陕北初始的印象。

可一个人在塄畔上行走着，赶着羊或后面跟着一群羊，抬头，落日浑雄，天高地远，突然便想冲口而出：“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那沟，咱拉不上那话儿招一招手……”。当一嗓子高亢、响遏行云的信天游从塄畔上砸下，塄畔下的那个正在赶路或还在埋头劳作的人听见，是否霎时就会通了电一样，精神为之一振，而举目张望？

信天游一般为两句一段。上句起兴，下句点明主题。而“上句分成两个腔节，并在头一个腔节上作较长的延伸，给人辽阔悠远之感，下句一气呵成。”过去交通不便，黄土高原上的生产、经贸以往靠的全是驴、骡驮运。那些“脚夫”“脚户”为了在漫漫

的山川沟壑间驱走孤独寂寞，自然而然便总是唱歌自娱。他们在随意即兴的歌词中溶进了人生的诸多感慨、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并无师自通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又贴近生活，更加进了自身一直使用的方言俚语，和来源于生活经验的带着小小狡黠的“预设”等手段。久而久之，“信天游”便成了抒发劳动大众感情的一种最好方式。

一直有“好诗在民间”的说法，我惊异，那些最初也是最底层的信天游传唱者，他们无不是比喻的高手，更像隐藏着的诗人、画家，他们白描、勾勒、概括、刻画、点睛，故意、随意、无意，他们灵动、灵性、灵气，他们诙谐、调侃、甚至野性，他们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信马由缰……

据考，信天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风、雅、颂，可以追溯到黄帝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甚至荆轲的一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都是一句“信天游”。想想，在中国数千年的诗歌发展史上，至今传唱着的信天游，岂不成了诗歌史的活化石？

读霍竹山的信天游作品，这个像闯王一样闯进了诗坛的汉子（吴海斌语），不禁让我感慨良多。这个“靠着信天游的营养长起来的”人，大概在1986年就开始写下与信天游有关的文字，并先后出版了长篇信天游叙事诗《红头巾飘过沙梁梁》、《金鸡沙》、《广羊湾情事》、《走西口》等。他在《命里的信天游》

里写下的话，至今仍让我泪湿眼眶：“在陕北，贫穷似乎是历史的根。翻开史册，陕北除自然原因的天灾，导致饥饿，导致反抗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只有民歌像一圪塔一圪塔的金元宝，光彩熠熠……他们背负着苦难，却欢乐地唱着，创造着辉煌的陕北民歌史”。

认识霍竹山是在诗刊社的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上。但第一次读霍竹山的信天游，却是在第二十一届“青春诗会”的作品专号上。那首《这是一支什么歌》，我至今记忆犹“伤”：你在硷畔唱甚哩，我在坡下憨笑哩。你在院里唱甚哩，我在墙外细听哩。你在炕头唱甚哩，我的心像猫抓哩。问妹妹这是一支什么歌，怎就把我给拴住哩。

短短八句，在众口一词的面孔中，突然就像八支精短的袖箭，冷不防地向我飞来！

而发表于“青春诗会”专号上的那首奇特的《问答》，更是不拘一格，洗尽铅华：粮哩，喂猪哩。猪哩，卖钱哩。钱哩，买肥哩。肥哩，种地哩。地哩，等雨哩。雨哩，没下哩。

瞧瞧，信天游的随意或灵动，及所能达到的力度，是否可见一斑？在这既诗且能歌的短句里，一个轻轻松松的“哩”字，一句轻轻松松的“没下哩”，就把黄土地的历史、地理、化学、数学、语文、音乐……一股脑儿地沉沉重重地端了出来！

平心而论，信天游与当下新诗的区别在外形与内在都有很大的不同，其音律更接近唐诗宋词元曲，或

与传统的割裂不大。读了霍竹山大量的信天游作品以及还在写作中的《农历里的白于山》，“诗歌地理”、“风格”等词曾不断浮现我的脑海。而马雅可夫斯基的所言更是历历在目：一个诗人必须在他自身中发展这种对韵律的感觉，而不是去学习其他人的作诗法……这是一种能够适应具体情境的韵律，且该韵律只能用于那一具体情境！

在诗歌中以“唱”的形式突凸的霍竹山，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而“信天游”这么多年已成为其身上无法掩饰的“胎记”，别人想学，兴许还学不来，最多也是“东施效颦”吧。也因此，他的某些篇章或一时写作不顺，可他选择的道路是对的，意义非凡。

《情歌：信天游》为其信天游短作的一次集中展示。作者当然早已明白，歌与诗毕竟有所不同，一旦落笔为字、为诗，其句其情必须加入更多的诗歌元素，才会经得起读者的推敲与吟诵。“我从事民歌体写作，不是要做这个民歌缺失时代的跟班传承人，也不是为了什么保护、继承与弘扬，而是捍卫民歌。我说的捍卫，是要捍卫民歌真正不被读者所知的一面，是民歌为‘诗家’不齿的一面”。这就要求作者，踩着的是一把双刃剑，既不能偏也不能倚，顾了此，也不能失去彼。

“东山上的桃树哄人哩，抱定才知不是妹妹你”，“洗一回脸呀搽一回粉，照一回镜子丢一回魂”，“五月里艾叶叶一片青，妹妹带走了哥哥的魂”，“一口

黄莲一口糖，死去活来无良方”，“满天星星眨眼眼，梦见了妹妹的白脸脸”等等，无不琅琅上口而诗意深长，是如一股泉水汨汨而来的音乐之美。

《只哥哥一个单爪爪》以一个光棍汉的心理为视角，仅五段，前四段半均为对眼前所见的成“双”的一些事物的白描，可故意的一气的铺排罗列便与最后仅仅的一句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思念”的分量即更重。《玻璃窗子哄人哩》的写法单调而诙谐，每一句的起兴都以“哄人”开始，再以神魂颠倒的行动作结。这首作品对细节的细微刻画让我想起了：按刘勰的说法，“兴”既有比喻的意思，也有兴托、发端的作用，通过依微拟议而达到兴托起情，即用微妙的事物来寄托作者的情感，渲染气氛等。

在信天游的起兴中，语境因素十分突出。而信天游作品中，又与爱情有关的为大多数。《定下的日子你不来》即颇为典型：定下的日子你不来，塄畔上跑烂我三双鞋。仅此一句，一个坐立不安、“上蹿下跳”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人云“信天游是陕北人对生命的祭歌，对爱情的赞歌，对生活的颂歌。她恒久的生命力来自广袤的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情与爱，仇与恨。”细读此首，此话不谬也。《思来想后怕人笑话》则有板有眼得多，一个人想念另一个人时，会画画画得有时自然会把他画出，“照着哥哥大嘴喂了一口饭”却并非画得太像，而是用情太深……《昨黑夜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是“毛眼眼看哥哥努嘴笑”，醒来

却引发了“吃药打针不减轻”的相思之苦。“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爱情诗从来不易写，不，因为过于易写而难以出新，而信天游中的情歌，是否为这一题材找到了一条狭窄的缝隙？

《你是我来我是你》的第一句便非常奇特，最后一句又把我们扯回了一个久违的远古传说中……诚然，认真细读完《情歌：信天游》，其内容或技巧当然并不深奥，让大家感到陌生的最多也只是是一个地方独特的语境因素。如“单爪爪”、“雀窝窝”、“灰韶韶”，但稍一转弯，相信大家也会释然。

在信天游写作这条道路上，作者的内心，当然也充满过纠结。如何推陈出新？如何将民歌的本质属性及民歌的内涵和外延充分扩展？“有时真是痛不欲生，一句得用上几天，有时甚至想在地上打一阵滚儿。”作者的自述曾让我一阵阵心痛，“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啊！其实信天游的诗歌写作比其他的书写有时更难，既要通俗、平易、与底层的命运息息相关，要保持歌的特性，又要灵动、深邃、结晶，以达到诗的高度。既要形而下，食人间烟火，传承，更要挖掘、打磨、着色、焊接，最后才会成形，成熟，也才能承受起生命的重，抵消去生活加给大众的苦与痛。

（发表于《诗刊》2015年第五期上半月刊）

白于山歌谣

北 城

横亘在陕北三边高原的白于山脉，是著名的无定河源头，伴随着凄凉的民歌《走三边》，汨汨不绝，历经广漠的黄土沃地，行之弥远，激流大海。白于山养育了霍竹山的英岸之躯和洪亮之音，也成为霍竹山不竭的诗歌之源，重要的精神地理和坐标。

霍竹山非常钟爱陕北热烈的话语，在诗歌中有意识地运用陕北方言，某些情境，用书面语或普通话很难生动地表现出来。比如“树没脑的草山梁”，把光秃的山状写的一览无余；比如“沔烂瓦片的阴雨”，把连绵的雨天描绘的淋漓尽致；比如“缸底扫不出面尘尘”，把贫穷的状态一句话就表达清楚了；比如“老得像一盏没了油的灯”，把衰老的形象很逼真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诗句就是方言写作的一次大胆尝试。陕北很古老，几亿年前就有恐龙在生存，几千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定居。陕北话，是上古语言的遗存，很形象很有表现力，陕北土语和上古语言不是对立的，它们内在是一致的，就像一条河流的源头和终点。

可以说，霍竹山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非常具有亲和力，是智者而不高高在上，是诗者而不隐晦难懂，是学者而不咬文嚼字，他说着普通话，说着平常话，或者他像一位老农一样说着纯朴的土话，大家都能听得懂，大家都喜欢听，这不只因为诚挚生动，而是这些话接地气趋人之本性，这些话语直通人生自然宇宙之至理。

霍竹山对农业时代充满深情的注视和怀念，对农人的生活、处境和命运有着悲天悯人的苦痛和关怀，他仿若是他们的儿子或兄长。在《乡音》里，他写道：“在乡音里 / 一切的语言要低着头走 / 在乡音里 / 所有的高贵都是一样平等”；在《火镰》中，他写道：“想着烽火狼烟的历史 / 想着到处雾霾的工业城市 / 我不知道发明火镰的古人 / 与微信的今天哪个文明”；在《我不需要你反哺，工业》中，他更是语气坚定：“现在，请允许我代表 / 一粒种子的健康 / 一棵小草的幸福 / 一只鸟儿的吉祥如意 / 代表大地全部的愉快 / 为了一切美好的祝福能陪伴我们 / 祈盼你远远地离开”。读这些诗句真让人黯然神伤，扼腕叹息：历朝历代，金碧辉煌的庄园和森严壁垒的宫殿只是富人和帝王折腾的把戏，农人的生活自古以来却是陈设简单而一目了然，石头砌就的窑洞冬暖夏凉，背靠厚厚的黄土大山而不倒，历经风雨而并不颓败，石头成为永久坚固的建筑材料。一铺一炕，却是酣梦香甜、身暖手温；更看那一瓮一碗、用了几辈子

的发亮的铜瓢，却是连年有余、富足舒坦。一壶开水，足可以止你饥渴，一碗米饭，便会让你打起饱嗝，一个黑油板凳，爷爷坐了孙子坐，一苗灯火，照亮了祖母慈祥的脸膛。一畦菜园，满眼都是鲜嫩的瓜果，几株南瓜蔓，蜿蜒着爬过邻居的石墙，只要一家鸡叫，全村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牛棚猪圈，就是农人经常照顾的地方。山上年年翻出新的土地，爷爷种过，孙子还在耕种，沟底的泉水，一样地经年流淌而过。农人没什么藏金纳银，不会担心贼盗祸根，没什么抢占不公，如何会有杀戮仇恨！

在工业化大面积入侵人类的时代，霍竹山的诗歌把我们置于一种对几千年传统的生活、对农业以及农人的重新思索和认知：农人一生行走于脑畔上、沟洼底，侍弄农事形同操持美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尊荣盖过任何一位叱咤风云的帝王。不求于人，所以他无所求，不贪图利，所以他无所利，他只遵从季节的时令，顺应自然的规律，一生劳作于乡野地畔、田园牧歌。任凭你海参鲍鱼，豪华厅室，农人粗茶淡饭，吃自己种的五谷杂粮，住自己盖的简陋房屋，一个个长寿的好像不会死去一样，任凭你“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农人却“穷欢乐，富忧愁，讨吃的不唱怕个求！”任凭你上蹿下跳，农人不需要你教他如何种地，任凭你呼风唤雨，农人只关心他的一亩三分土地。什么经济师、营养师、会计师、魔术师、挤奶师、按摩师，